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負曝閒談 第二十九回 坐華筵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聽雞鳴

且說汪老二在韓家潭順林兒家請客，正在拿紅紙片寫條兒的時候，門簾外鑽進一個人來。汪老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尹仁，連忙起身讓坐。尹仁坐下，順林過來招呼了幾句，便走出去了。這裡汪老二便和尹仁到套間裡那對嵌螺甸紅木小榻上，叫跟兔拾掇煙槍。汪老二並不抽煙，不過借此躺躺罷了。尹仁卻是大癮，每天要抽一兩多，抽的臉上變做鐵青色了。當下二人對面倒下，尹仁也顧不得說話，一上手，颺、颺、颺就是十幾筒，這才和汪老二說話。

一會兒順林出條子去了，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做天喜，一個叫做天壽，走進來伺候他們。天喜便爬在炕上，替尹老爺燒煙；天壽無事，幫著上門腳紗。汪老二看那兩個小孩子生得也還清秀，便問他二人是哪裡人。天喜說是揚州人，天壽說是蘇州人。汪老二又問他們現在學了幾齣戲，再過幾年可以滿師，二人一一回答了。

看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外面跟兔嚷聲「客來！」汪老二連忙爬起一看，是王霸丹和著胡麗井，二人都是猓猓袍子，戴著熏貂皮困秋。彼此作過揖，尹仁才慢慢從榻上爬起來，與他們廝見。他們和尹仁是熟朋友，向來玩笑慣的。尹仁看見胡麗井鈕釦上掛著赤金剔牙杖，手上套著金珀班指，腰裡掛著表褡褳、象牙京八寸、檳榔荷包、翡翠墜件兒；一擡袖子，一隻羊脂底硃砂紅的漢玉金剛箍，這箍要值好多銀子，便皺著眉頭，對胡麗井道：「老麗呀，你要打架可不了！」胡麗井道：

「你瞧見我和誰打架來？」尹仁道：「別認真，我不過這樣說罷了！」大家哈哈一笑。回頭再看王霸丹，身上一切著實鮮明，就是底下跟著雙毛窩子。尹仁又道：「老八，你穿著這就出來了麼？」王霸丹道：「我為著它很舒服，所以懶得換了。」尹仁道：「你圖舒服，那還是蒲鞋。」王霸丹道：「你別耍你那貧嘴了，瞧瞧你自己吧！」尹仁道：「我自己沒有什麼呀，不過這件繭綢袍子，配不上你那個猓猓就是了。」王霸丹道：

「要拿好的衣裳望你身上擱，也稱不起你那腦袋。」尹仁道：「我這腦袋還推板嗎？」胡麗井在旁插嘴道：「這可成了蝦蟆跳在戥盤子裡，自稱自贊了。」

三人說說笑笑，還不見張兆璜、李繼善、周繩武三人到來。

把他們等得不耐煩。問問催客的，說是：「統統知道了。」良久，良久，李繼善來了，張兆璜、周繩武尚無影響。汪老二在身上摸出表來一看，已經八點多種了。李繼善說：「我們擺吧。」

兄弟今夜要早回去，明天有事。」汪老二無法，便道：「也好，我們吃著等。」一面招呼跟兔的端整酒菜，一面又叫拿花紙片，請各人叫條子。尹仁頭一個高興，把筆搶在手中，說：「我來寫。」李繼善說：「我叫琴儂。」於是王霸丹叫紅喜，胡麗井叫二奎，落後尹仁自己寫了個綺芝。一共四張條子發了下去。

打雜的端上盤碗，早有人把櫃子搭開。等到杯筷上來，安排停妥，天喜在旁邊便叫拿邊果。這邊果就是瓜子。眾人相讓入座，自然是李繼善首座，又單單留了二座、三座給張兆璜、周繩武，胡麗井坐了第四位，王霸丹坐了第五位，尹仁與汪老二擠在底下做陪。這時候順林已經回來了，便上前斟過一巡酒，先生在門外拉動胡琴，順林唱了一折《桑園會》的青衫子，大家喝采。相公飯的酒菜向來講究的，雖在隆冬時候，新鮮物事無一不全，什麼鮮茄子煨雞、鮮辣椒炒肉這些鮮貨，都是在地窯子裡窯著的。眾人吃著，贊不絕口。還有一樣蝦子，拿上來用一隻磁盆扣著，及至揭開蓋，那蝦子還亂蹦亂跳，把它夾著，用麻油醬油蘸著，往口裡送。尹仁說：「你們別粗魯！仔細吃到肚子裡去，它在裡面翻筋斗，豎蜻蜓，像《西遊記》上孫行者鑽到大鵬金翅鳥肚子裡去一樣，那可不是玩兒的！」眾人大笑。順林便擰了他一把道：「你又在那裡胡說八道了！」

吃不到一半，胡麗井的二奎來了。尹仁便拍手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打著了頭彩了！」胡麗井面上也很得意。少時，綺芝、紅喜都陸續來了，惟有李繼善的琴儂沒有來。李繼善忽忽如有所失，面上更露著一種慚愧之色，便道：「這王八蛋真可惡，他裝紅！順林道：「你別怪他，他今兒可真忙！」李繼善方才不語。忽地跟兔一掀簾子，衝著李繼善說：「老爺的條子到！」

眾人回頭一看，只見琴儂穿著倭刀馬褂，款步而來，但是身軀肥胖，一雙眼睛又是蘿蔔花，汪老二心中暗暗的好笑。見他望李繼善旁邊兒一坐，一聲不言語。李繼善便咕嚕道：「好大的架子！」琴儂不聽猶可，聽了之後，姦欠地立起身來，說：「得罪了，我要上天和堂去！」說罷就走，也不招呼李繼善。李繼善這一怒非同小可，登時嚷道：「好王八蛋！明兒送他！」

順林勸道：「他是小孩子。李老爺，你何苦跟他一般見識！」

李繼善也無顏再坐，只得訕訕的告辭走了。汪老二送過，回到屋子裡，說：「琴儂今兒怎麼發起標來？」順林道：「不怪琴儂。李老爺先前叫過十幾個條子，半個大錢沒有給。他今天來了，沒有問他要帳，還算是好的！」眾人方才恍然。

這裡胡麗井、王霸丹揮拳鬧酒，鬧到三更多天。汪老二道：

「我也乏了，讓我歇歇吧！」胡麗井、王霸丹方才罷手。一同用過稀飯，盥漱過了。胡麗井、王霸丹同叫套車，汪老二攔住他們道：「你們回到會館裡去睡覺也怪悶的，不如咱們來打小牌吧。」胡、王二人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！」於是重新坐下，彼此談天，一面又催尹仁快過癮。他們談天的當口，打雜的早把殘席撤去，泡上上好的茶來。四人喝著，尹仁又抽了十幾筒煙，這才精神奕奕。順林兒叫天喜進去，拿麻雀牌和籌碼，一面在套間那張紅木小櫃子上點上四支洋蠟，照得通明雪亮。順林替他們分好了籌碼，叫天喜、天壽好好伺候著：「我告假。」說著進裡邊去了。

這裡四人扳位就座，尹仁便問：「我們打多少底？」汪老二道：「你怪煩絮的，一百塊底么二就是了。」胡、王二人還嫌大，汪老二道：「算了罷，這還嫌大，已經再小沒有了！」

胡王二人只得勉強答應。四人打了兩圈莊，沒有什麼大輸贏。

剛剛到得第三圈，順林出來了，坐在汪老二身後。汪老二和他鬼混著，也不顧手內的牌了。不提防對家胡麗井中風一碰，發風一碰，自摸一索麻雀，三翻牌攤了下來了。一數是中風四和，發風四和，自摸一索麻雀十四和，二十二和起翻，一翻四十四，兩翻八十八，三翻一百七十六。汪老二是莊家，應該雙倍輸，足足三十五塊二角。汪老二卻毫不介意，尹仁也聲色不動，只有王霸丹便嚷道：「老二，你真正害人不少！」汪老二道：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王霸丹道：「這中風、發風不都是你打的麼？」

汪老二愕然道：「怎都是我打的？」王霸丹嚷道：「奇！奇！」

不是你打的，是誰打的？」汪老二細細一想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」王霸丹嚷道：「你固然不要緊，我們都得輸十七塊六角一家哩！」汪老二道：「老尹不是一樣的陪你輸麼？他卻一聲不言語。你這樣喉急，不怕他笑你麼？」

王霸丹方始無言。又說：「你叫順林打幾副吧，等你靜靜心再來。再要這樣不顧人家死活，我們的帳都要你一個人認的。」

汪老二道：「也是，也是！」便讓順林坐下，自己躺在煙榻上，一會兒便朦朧睡著了。

順林叫天喜到裡面問師娘要件狐皮一口鍾來，替汪二爺蓋著，回頭省得涼了他。直到又扳過了位，打完八圈莊，天色漸漸的明了，方才把汪老二推醒。汪老二揉揉眼睛坐起來，跟兔紋上手巾，汪老二揩過，便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順林道：「替你輸掉了一底半。」汪老二道：「有限得很。」掏出靴頁，拿出一張一百塊的票子，一張五十塊的票子，說：「你們拿去分吧。」三人中尹仁本是大贏家，贏了一百塊；胡麗井贏了三十塊，王霸丹贏了二十塊。三人分完了，尹仁因為自己是大贏家，便給了屋子裡人二十塊。順林替他們謝過了，打雜的端上稀飯，眾人吃過，方才各自出門。